

# 译林夕照

*Yilin Xizhao*

方梦之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 译林夕照

*Yilin Xizhao*

方梦之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林夕照 / 方梦之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309-07466-6

I. ①译… II. ①方… III. ①英语-翻译-研究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9044 号

译林夕照

方梦之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杜荣根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 字数 185 千

201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466-6/H · 1527

定价: 20.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青年时代,命运把我带进了“译林”,成为一棵幼苗。小树苗沐浴在阳光下,在风雨中飘摇,颤颤巍巍,在奋斗中成长。不惑之年,小树被移植到教育园地,从搞翻译变成了教翻译,在新的环境中仍为继续成长而战战兢兢、孜孜矻矻。来到晚年,方觉小树逐渐长大,算不上峻峭挺拔,但也枝茂叶盛,生机勃勃,享受着夕阳普照和雨露滋润,风景这边独好。晚景融融,断续写下了不少文字,汇集成册,取名“译林夕照”。其中,“林夕”是我的笔名,两字竖着连写成一个“梦”字,“梦”是我一辈子书写和追逐的。

全书分五个部分,每个部分各篇按时间顺序安排。

第一部分“亦师亦友”,7篇文章,记7个人。其中4位已驾鹤西去,其他3位中,年长者已过耄耋。他们大多是我的带路人或提携者,我心中一直惦记他们。

第二部分“畅抒胸臆”,是对一时一事有感而发的随笔,记录了我当时的关注和想法。

第三部分“墨溅旁著”,是受友人信任,在他们的专著前说长论短。因为多系挚友,文中未免谈及相遇相识相知的友情,当然主题还是说书论稿,切磋学术。

第四部分“读书有感”,由6篇书评组成。其中一篇是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庄智象教授的专著《我国翻译专业建设:问题与对策》当责任编辑的命题之作,还有两篇分别是应出版社之邀而撰写的影印版 Basil Hatim 和 Jeremy Munday 的 *Translation — An advanced re-*

source book(《高级译学原典读本》)一书和 Mona Baker 和 Gabriela Saldanha 的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ed. (《翻译研究百科全书(第二版)》)的导读。

第五部分“编后余墨”，分别记述我主编《上海翻译》24年的工作概况和主编《中国译学大辞典》5年的心路历程。这是我非常珍惜的人生纪录。

附录两篇。一篇是穆雷教授于1996年发表在《中国科技翻译》上的对我的专论，记述我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另一篇是吕锦忠先生的专访，记录我2004年之前的人生轨迹和学术动向。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两位为我留下了珍贵的墨迹。

这是一本随笔、散文、序言、书评的自选集。选收笔者近20年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文章共计49篇。其中大多在报刊，如《文汇报》、《上海科技报》、《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上海翻译》、《上海科技翻译》、《外语研究》、《大学英语》、《英语辅导》、《中国报刊月刊》、《语文建设》、《词库建设通讯》(香港)等公开发表过，序言则在各专著中登出。文章内容大体与翻译有关，有的着眼于语言环境，有的来源于译界现状；或萌发于个人感受，或聚焦于一人一事。总之，所收文章主要在于记录历史足迹，回味真情实感，而严肃的学术讨论有限。

方梦之

2010年春节前夕

# 目 录

## □ 一、亦师亦友

锲而不舍 精益求精

——访中国译协副会长叶笃庄研究员 /2

耄耋之年 壮心犹存

——记章永源先生 /4

45 载:弃医从译之路

——记硕果累累的钱绍昌教授 /6

译事沧桑 55 载

——记翻译家刘祖慰教授 /10

阎德胜与逻辑翻译理论 /15

忆贺崇寅先生 /19

听钱伟长校长就职演说 /22

## □ 二、畅抒胸臆

总书记与翻译 /26

我的第一本书 /28

师友十年 /30

用洋文出洋相

——简论汉文中夹杂英文的问题 /31

翻译日 /35

- 洋文并非越多越好 /37
- 融会贯通 通顺表达 /41
- 报刊外文应用问题种种 /44
- 严字当头,才能树立良好的师德师风 /47
- 沐浴在党的阳光下 60 年 /49
- 英汉夹杂与语言规范 /51
- 第一首汉译英诗在明末问世 /54
- 学术腐败与学术产品发布单位 /56
- 翻译≠双语+词典 /59
- 2009 译界的缅怀与追思 /62
- 译者寿 /64
- 从土高炉旁走向译学的殿堂 /68

### 三、墨溅旁著

- 《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代序
- 我国科技翻译的历史足迹 /74
- 翁凤翔主编“21 世纪国际商务英语丛书”序 /81
- 顾正阳《古诗词曲英译理论探索》序 /83
- 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序 /86
- 郭建中《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实践与技巧》序 /90
- “高校英语翻译系列教材”总序 /94
- 张彦、李师君《商务文体翻译》序 /96
- 陈小慰《新编实用翻译教程》序 /98
- 文军主编《中国翻译技巧研究百年回眸——中国翻译技巧研究论文索引(1914—2005)》序 /101
- 曾东京《翻译学词典编纂之理论研究》序 /106

- 贾文波《汉英时文翻译教程》序 /115
- 任东升主编《翻译学理论的系统建构》序  
——为纪念杨自俭教授而作 /118
- 贺爱军《浙江翻译家研究》序 /125
- 王宏主编《翻译研究新论(二)》序 /128
- 郭建中《翻译:理论、实践与教学  
——郭建中翻译研究论文集》序 /131

#### 四、读书有感

译文如何为读者所接受

——从《混沌学传奇》谈起 /138

喜读《翻译理论与实践》 /142

我国早期的翻译学

——简评蒋翼振的《翻译学通论》(1927年版) /145

我国翻译专业建设的第一张“蓝图”

——简评庄智象的《我国翻译专业建设:问题与对策》 /152

《高级译学原典读本(*Translation — An advanced resource book*)》导读 /154

《翻译研究百科全书(第二版)(*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ed.*)》导读 /159

#### 五、编后余墨

改刊感言 /170

《上海翻译》百期回眸 /172

《中国翻译大辞典》编辑出版始末 /181



见证我国译学的发展

——《中国译学大辞典》自序 /188

## 附录

业精于勤 功不在速

——记科技翻译论坛上的方梦之教授(穆雷) /198

从《土法炼铁》到《译学辞典》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方梦之教授的学术之路(吕锦忠) /207

# 日本高知大学外语系

日语专业 日语教育专业

本系开设日语专业、日语教育专业。日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日语语言基础，较强的日语听、说、读、写、译能力，能在外事、外贸、旅游、教育、文化、新闻、出版等部门从事日语翻译、教学、研究、管理、宣传、外事、外贸、旅游、文化、新闻、出版等方面工作的复合型人才。日语教育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日语语言基础，较强的日语听、说、读、写、译能力，能在外事、外贸、旅游、教育、文化、新闻、出版等部门从事日语翻译、教学、研究、管理、宣传、外事、外贸、旅游、文化、新闻、出版等方面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译林夕照



## 亦师亦友

## 锲而不舍 精益求精

——访中国译协副会长叶笃庄研究员

去年金秋十月的一个星期天,笔者与曹瑞同志访问了叶笃庄研究员。叶老的寓所坐落在北京西郊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大院内。院内鲜花争艳,树木葱茏,芳香、清新、一片宁静。我们在约定的时间来到叶所,由叶老亲自迎候。客厅内见有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位历史系教授在访,还有蹦蹦跳跳的小外孙女伴随。气氛祥和而活跃。相互寒暄后,叶老请美国教授到另间与人谈话。

叶老是《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sup>①</sup>的顾问,话题自然从这本辞典而起。当我们汇报了辞典工作的简要情况后,叶老点头称是,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值得搞的工作”。并说:“科技翻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搞四化没有科技翻译不行。”叶老还进一步谈了对翻译的认识。他说,我国历史的鼎盛时期曾重视翻译,如在唐代,除玄奘外,还请印度人来翻译佛经;清末也有一批达官贵人亲自翻译或组织翻译。但是以后翻译好像总是跟帝国主义联系起来,“特别是抗日时期,日本人找汉奸当翻译,称为‘通译’,名声很坏。”新中国成立后,翻译界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现在也有对翻译不够重视的地方。甚至我们队伍本身,有人自惭形秽,在评职称时,愿意靠研究系列或工程系列,而不愿评翻译系列的职称。”所以,叶老补充说:“出这样一本《辞典》,把历代的和当代的有成就的科技翻译家介绍出来,弘扬他们业绩,很有必要。”

叶笃庄研究员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大。回国后不久投身革命。自1937年赴八路军129师任敌工干事起即从事日语口、笔译工作。担任过晋东南军政干校敌工班主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编写过

<sup>①</sup> 该辞典1991年9月由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我当时主持辞典的编辑工作。

日文口语语法、会话等多种读本,培养了近百名敌工干部,为在晋东南开展敌工工作作出了贡献。其后转任昆明《人民周报》总编辑、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编译委员会主任等职,现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并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科技委员会副主任、民盟北京市委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译协副会长等多种社会职务。

除了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外,叶老把毕生的大部分精力奉献给翻译和科技翻译事业。当谈到对科技翻译工作者的要求时,叶老重申三个条件:专业、汉语、外语。叶老特别把专业放在首位,并谦逊地说:“让我搞工程翻译,我就翻不出来。”并说:“要在专业大学培养科技翻译”,“普通外语学院毕业做专业翻译的要补课。”这确是他的经验之谈。

叶老已76岁高龄,但至今笔耕不止。他说:“要压缩社会活动,尽力花四年时间,把达尔文全集搞完”。叶老对达尔文深有研究,已经翻译出版了达尔文的多卷专著,并译介过达尔文通信集、达尔文传记等。提起达尔文全集的出版,叶老还有一段不愉快的往事。自1951年他与周建人合译出版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后,基本上已主译完达尔文的十二卷集(约500万字)。但是1957年的一场政治风暴令他陷入困境,使本来在50年代后期就可面世的达尔文全集成为泡影。以后虽陆续出版了几卷由他主译的达尔文著作,但出版全集的宏愿一直萦绕在他的心间。在学术著作出版难的这几年,叶老多方奔走无着。直至去年下半年,方始在中国科学院申请到一笔出版基金,全集的出版才得以落实——商定从今年起将由科学出版社陆续分卷出版,分四年出齐。

为了全面地、正确地介绍生物进化论奠基人达尔文的思想与业绩,叶老乐此不疲,孜孜以求,对每卷译稿均重新订正。达尔文的语言并非完全平易,言辞中有对当时宗教思想的抗衡与抵触,为了充分理解其内涵,叶老除反复钻研原文(英文)外,还经常参阅达尔文著作的日文和德文的译本。叶老对科技翻译事业的追求和对翻译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都是我们后来人学习榜样。我们预祝科技翻译事业中达尔文全集这项大工程取得圆满成功。

(原载《上海科技翻译》1991年第1期)

## 耄耋之年 壮心犹存

——访章永源先生

1994年秋的一个下午，我骑车来到虹口区边沿的一个新村小区。在一幢六层楼房中，住着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早期的高龄会员章永源先生。章老二间套的居室内既无豪华家具，也无新潮摆设，但见桌椅洁亮，窗明几净，收拾得整整齐齐，显得简朴、大方。阳台上大小花盆错落有致，一片枝茂叶盛，翠绿苍劲，透出勃勃生机。

章老今年年届八十，早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商学院；年轻时即南下上海，搞过商业和进出口业务；又先后到上海外贸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任职，长期从事外语教学和编译工作。

多时未聚，唐突造访，一见面老人就喜形于色，慈祥的脸上绽出可掬的笑容。寒暄之后，章老操着几十年未改的纯正的京腔说：“我读了您寄来的近几期《上海科技翻译》，发现很有进步，无论是稿件内容，编辑质量，还是版面安排。”

对此，我感慨系之，回话说：“如果说有所提高，那也是在您工作的基础上有了长进。”

我想起本刊初创时期与他合作的情景。当时，章先生离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编辑室主任的岗位不久，被聘为刚创刊的《上海科技翻译》的责任编辑。章老每星期两次骑车来上海工业大学的编辑室——一间二楼走廊顶端原来工友放工具的4平方米的小房间，我俩共同切磋组稿、审稿、编辑、印刷、出版、发行诸问题。所有有关期刊的工作都要从头做起，而条件又十分简陋。他以七旬高龄少有的热诚与我们一起创业，为期刊的顺利出版伏案走笔，奔走呼号；这种精神使我们晚辈信心倍增。

章老的敬业精神是熟悉他的人有口皆碑的。他认真对待工作，精心处理来稿，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作者写稿也不容易，他们反

复考虑,仔细推敲,慎重落笔;尽可能不让别人的辛劳白费。”见到有新意、有创见的稿件,他如获至宝。对于青年作者的来稿只要符合刊物宗旨,又有一定分量的,他均予以支持,不厌其烦地进行查考、核对;有的去粗取精,予以补正;有的提出退修意见,与作者讨论。文章发表后,作者不乏来信示谢,有的甚至与他成了忘年交。

章老为人作嫁,甘为人梯。访问中,他无悔地说:“我们这批人,大多数因为退休早,或者别的原因,未能评上正高职称。看到你们赶上时机,又努力进取,有所长进,也确实高兴。”实际上,在后辈成长的道路上,他长期默默地洒上了辛勤的汗水。

他先后担任过我国有影响的三种外语期刊——《外国语》、《科技英语学习》、《上海科技翻译》的编辑审校工作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他用重笔浓墨为成百上千篇文章增色,用粗犷有力的字体为数十种书稿添彩。有多少文字经他裁剪修整后面世,有多少后辈经他扶持走上了新的台阶。我本人也是受惠者之一。记得1988年,当时的上海翻译出版公司指定他为拙著《科技英语实用文体》的社外责编。他做了许多案头工作,使拙著增色生辉。

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他埋头工作,不知回报,也不愿显示自己。我曾建议把责任编辑的名字写进期刊的版权页,他不同意,说:“我们人老了,就这样了,不写更自在些。”就这样,他为《上海科技翻译》这块园地默默地耕耘了五六年,为刊物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章老对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的工作和有关同志也十分关心,向我了解情况。近两年,他先后两次骨折,腿脚已不太灵便,不能亲自参加学会的活动,但见到我时总让我代缴当年的会费,以表一个老年会员对学会的关心和支持。

侃侃而谈,见时恨短。道别时我坚持要他留步,但他还是拖着颤抖的身躯,高一脚低一步地下楼为我送行。临别时还深情地说:“我还要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不是为了钱,是想生活得更充实,更有意义。”老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崇高精神在激励着我们。

(原载《上海科技翻译》1995年第1期)

## 45 载：弃医从译之路

——记硕果累累的钱绍昌教授

时间追溯到 45 年前的 1950 年，钱绍昌教授还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念书。当时，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处（黄华任处长）急需翻译人才，把该校英国语言文学系的几名毕业生调了去，同时也把钱绍昌这个医科学生列入临时抽调之列。从此，钱绍昌与翻译结下了“姻缘”。初入新中国的革命行列，加上少年气盛，他在外事工作上热情洋溢，奋发进取，干得很出色。任务结束后，外事处的领导和同志们都希望他留下。但是，当征求他个人志愿时，他考虑再三，还是回绝了，心中想的是范仲淹的话：“不为良相，当为良医。”钱绍昌心系医生这一崇高职业，乃精神抖擞地重返课堂，补上功课，直至以优异成绩从医学院毕业。

离校后，钱绍昌在医术上长进很快。1958 年，他所在的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收治大面积深度烧伤病人、上海第五钢铁厂炉长邱财康，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青年外科医生钱绍昌参加了抢救小组。经过多少昼夜的努力，病人终于从死亡线上被抢救了过来（且以后数十年康复和生活良好）。这是我国第一例大面积深度烧伤病人治愈的病例。当时国内报纸都以特大新闻刊出，一时传为佳话。国际上也纷纷报道，认为我国这方面的医疗水平已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在此以后钱绍昌为发展我国烧伤医学作出了不少新贡献，因此曾两次上北京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接见，并合影留念。

正当钱绍昌在医疗战线上事业有成、风华正茂之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钱绍昌在“文革”中几番折腾，五载铁窗，几乎送了命。待出狱时，已年近半百，头上还戴着一顶“刑满释放分子”的帽子。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引颈四望，无枝可依。适逢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

国语大学)招聘英语教师,为生计所迫,他鼓足勇气前往应试,不料竟蒙录用。当时,钱尚未彻底平反,“帽子”还拎在手上,上外党委书记兼院长王季愚力排众议,破格录用。从此“郎中先生”成了“教书先生”。非“好为人师”也,乃不得已也。他谦虚地说:“开始登上大学讲台之时,战战兢兢,唯恐力不胜任,误人子弟。如今十余年下来,倒也乐此不疲了。”

钱绍昌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学院教授,主讲英语新闻写作及新闻编译;兼任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理事。他再度与翻译“联姻”,乃在执教之后,利用课余之时。短短十载,他的翻译成果足以使专职的翻译家们瞠目!他翻译了《鹰冠庄园》、《大饭店》、《神探亨特》、《蒙特卡罗》、《国际间谍》、《贝伦杰家族》、《浮华世家》、《成长的烦恼》、《迷人的香水》、《拿破仑与约瑟芬》、《根》等500部(集)影视片。在汉译英方面钱绍昌教授译了百余部(集)影视片。此外,钱教授还翻译过《投机家》、《三代根王》和《福尔摩斯在纽约》等书,发表过一些英语语言、新闻理论和翻译方面的论文,尤其是结合医学专长,研究并发表过中医术语的英语定名等论文。

钱绍昌教授的学科方向在于英文写作。他执教英文新闻写作课,带研究生,为 *China Daily* 写过一批特稿和报道稿。在《上海科技翻译》创刊之初,他应编辑部之约,写了“科技英语写作讲座”7讲(连载)。后来,应读者要求,这一讲座内容又交付上海远东出版社于1993年结集出版,书名为《英语科技论文写作概要》。钱绍昌教授翻译的作品在国内外屡屡得奖。如英语科教片《冠心病》在意大利国际电影节上荣获金质奖。电视剧《逆火》在柏林获大奖。今年中国广电学会首次组织译制片评奖活动,上海电视台送了4部电视译制片参赛。其中有3部是钱教授参加翻译的,4部中3部获一等奖(全国共6个一等奖),一部获二等奖的第一名。难怪在广电部的发奖会上,刘习良副部长要他今后为全国的电视片翻译多出力。

电视剧《逆火》在柏林获大奖后,制片人张戈对钱绍昌教授说,翻译质量高是重要原因之一,当地的德籍翻译是这样评价的:“《逆火》的翻译是参赛电视片中译得最好的。”这位翻译还问张戈,该电视剧是不是请英国人译的。她之所以会提出此问题,大概是因为在西方



人印象中,我国影视片翻译质量不高之故。钱教授在美国曾接触许多从事新闻传播研究的学者,他们对中国内地的影视片知之甚少,有的人竟然一无所知。一些教授坦率地告诉他,大陆影视片总的说来翻译水平很低,看起来很吃力,有时候根本看不懂,所以便不想看了。他们诚恳地希望他向有关人士呼吁一下,努力提高国产片的翻译质量。他们觉得,香港片译得比较好。港片在西方拥有一定的市场,与翻译质量有很大关系。这也并不奇怪,香港毕竟是英国的殖民地嘛。不过港片也有译得很糟的。有的港片英语字幕牛头不对马嘴,“惨不忍睹”。

对于电视片译者的语言功底、翻译技巧以及在翻译过程中的甘苦,钱教授在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的几次学术报告中谈得很多。钱教授对电视片翻译情有独钟,一谈起来,绘声绘色,大有感慨,许多例子信口道来,生动贴切,发人深省。例如,他以美国电视剧《根》为例说:“剧中黑奴、白人奴隶主和英国贵族虽然说的都是英语,但在语法、用词、造句上有很大差别。”又如,他说:“《成长的烦恼》是一部令观众喜爱的美国电视连续集,剧中充满了笑料,而每遇到可笑的地方,电视里就同时伴有笑声的效果。可是风趣的妙语往往是很难译的。还有许多双关语完全是文字游戏,直译成汉语就索然无味,甚至使人莫名其妙。要把它们译得让中国观众发笑,译者就不能不受些罪了。”

至于将国产片准确地译成外文则难度往往更高。他以《逆火》为例说:“西方人十分缺乏对中国国情的了解。要让他们通过片上的中文字幕清楚地了解我国二三十年代一个封建大家庭内复杂的人际关系、恩恩怨怨,就得煞费苦心。我在翻译时总将自己设想成外国观众,不断地问自己能否完全领会译文中每一句话的意思,对白是否通顺流畅,否则就推倒重来。”

这几年,钱教授翻译的电视片在上海电视屏幕上“独占鳌头”,“钱绍昌”的名字家喻户晓。他曾风趣地对女儿说:“你们的老爸是影视界的‘新朽’。‘新’者,新涉足这个圈子也。‘朽’者,老朽也。”这完全是自嘲戏谑之言。其实,钱教授今年六十又五,身板硬朗,体态矫健,脸色红润,满头乌发,风趣幽默,乐观豁达,大有比同龄者年